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總序

唐虞之制或十二州或九州州皆有牧虞典所謂咨
十有二牧左氏傳所謂禹鑄九牧之金是也三代之
制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一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

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伯亦牧也商曰伯夏周皆曰牧自唐迄周九州之地以封諸侯諸侯賢者乃爲州牧又使大夫三人監方伯之國故曰三監秦氏罷侯置守凡三十六郡郡置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內郡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又置尉掌佐守典武職田卒秩比二千石亦有丞秩六百石又置御史監之漢郡縣丞秦置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分治長安城中京兆初爲內史又爲右內史左馮翊初爲左內史扶風初名主爵中尉又爲中尉後更今名各置郡尉而諸侯所封之國置內史

治民中尉掌武職又省監郡御史丞相遣吏分刺州不嘗置景帝中二年更名郡守曰太守郡尉曰都尉武帝元封三年分諸郡爲十三部部置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內秩六百石其察三輔曰司隸較尉成帝綏和元年更刺史曰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又以州牧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又以刺史爲州牧郡守之職掌治民進賢勸功次獄除奸嘗以春行縣所至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刺史之職嘗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皆有從事史假佐

後漢皆因之以河南郡爲河南尹省諸郡都尉其職并歸太守屬國都尉舊主蠻夷降者中興稍有八縣治民如郡安帝又置扶風及京兆虎牙都尉靈帝未復以刺史爲州牧魏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州刺史晉准舊制王畿置司隸較尉州置刺史京師所治置尹郡置太守諸王國置內史又涼州刺史領護羌較尉雍州刺史領西戎較尉荊州刺史領南蠻較尉亦或分置又刺史太守內史多領將軍中郎將之職元帝中興罷司隸以其職爲揚州刺史宋齊同之自魏已降大抵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

節都督諸軍事又輕者爲假節刺史治民事其非要州不帶都督則單爲刺史謂之單車刺史梁陳之制刺史二千石受拜之明日辭宗廟而行揚州南徐州東揚州刺史品第三荆江南兖郢湘雍州刺史品第四豫益廣衡青北交北徐梁司南梁交越桂霍寧州刺史及丹陽尹會稽吳郡吳興太守品第五其餘萬戶以上郡守內史品第六不滿萬戶太守內史品第七其秩北二千石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太守加秩亦進一品都督進二品後魏以司隸部爲司州州置三刺史用六品宗室一人異姓二人比

古之上中下三大夫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而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長雖置而不臨民又置大都督總緝軍民北齊京師所治司州置牧清都置尹餘州置刺史郡置太守三等上州刺史清都尹三品三等中州刺史三等上郡太守從三品三等下州刺史四品三等州郡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與司州牧同歲秩八百疋上中上下五十疋爲差中上百疋爲差中中中下五十疋爲差下上百疋爲差下中下五十疋爲差上郡太守歲秩五百疋降清都尹五十疋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爲

差中上四十疋爲差中中中下三十疋爲差下上四十疋爲差下中下三十疋爲差幹力聽勅乃給幹輸絹十八疋放其身力則以州郡白直充後周雍州牧九命三萬戶以上州刺史正八命二萬戶以上州刺史八命一萬戶以上州刺史正七命五千戶以上州刺史七命京兆尹八命一萬五千戶以上郡守正七命五千戶以上郡守正六命一千戶以上郡守正五命一千戶以下郡守五命而刺史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又改都督爲總管隋雍州牧從二品上州刺史正三品中州刺史從三品下州刺史正四品京兆尹

正三品上郡太守從四品中郡太守從五品下郡太守正六品州又置總管以統餘州并益楊荆謂之大總管視從二品中總管視正三品下總管視從三品其爲總管刺史皆加持節刺史太守皆計戶而給祿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以四十石爲差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爲差後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煬帝卽位又罷州置郡郡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品京兆河南俱謂之尹正三品舊制州有兵處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至是別置都尉副都尉領兵馬郡不復知兵矣

其後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京兆河南則謂之內史而悉罷持節總管之名唐初又以郡爲州雍州雒州並置牧餘州置刺史復以雒荆并幽交五州爲總管府總管與刺史皆號持節七年改總管爲都督督十州者爲上都督不及者爲都督後又都督刺史加號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而已景雲二年分置二十四都督糾察所管州刺史已下官人善惡畿內州不隸都督長壽元年又改并州爲太原府神龍中罷之開元中改爲太原府又始置節度使其后又置諸道採訪使皆以刺史爲之節度使以

司戎事採訪使以聽民政天寶元年改州為郡改刺史為太守至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又以益州為成都府岐州為鳳翔府蒲州為河中府荊州為江陵府乾元元年改停採訪使俄置觀察處置使興元中以梁州為興元府光化中以華州為興德府凡唐之制京兆河南太原尹從二品餘尹從三品其屬僚有少尹而下大都督從二品中都督正三品下都督從三品屬官有長史而下大都督多親王為之以長史領州務以領戶滿四萬已上曰上州刺史從三品戶滿二萬已上曰中州刺史正四品戶不及二萬曰下州刺史正

四品其屬僚有別駕下都督而下所掌清肅邦畿考覈官吏宣布德化撫和齊人勸課農桑敦諭五教每歲一巡屬縣觀風俗問百年錄囚徒恤鰥寡閭丁中務知百姓之疾五代之制並與唐同昔漢宣帝云與吾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夫一圻之地千乘之賦上承於王廟下熙於民務有刑辟之政有軍旅之事所謂生民休戚之所屬王室安危之所漸故得其人則成治非其材則受弊至乃仁慈以流聲清白以飛譽禮讓以化俗公正以御物不懾於威權不溺於榮利此良吏之最也巽慝以取容依阿以附勢殖貨以厚

已苛刻以求名不畏於簡書不卹於惛弱此奸吏之首也並用考其行事著之於篇其佐吏則附見於幕府凡牧守部四十二門云

選任

自舜典所載蓋十有二牧以訖于周重方伯連帥之任秦置郡守漢仍其制或郡或國錯峙於四封曰守曰相咸釐於兆姓專制千里其為威重可知矣故推擇之際未嘗輕焉乃有密邇都邑俯介戎貊或豪猾恣橫或寇攘為孽至乃干戈甫定水旱相仍罷羸賴共惠緩強暴資其式遏繇是選循良之器求真幹之

用分符以往專城而居足以為王廟之藩屏黔民之師長者矣

周成王時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

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公之邑里官司

康王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

保作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康王即位

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

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於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

釐東郊用成周之民眾命畢公使安王若曰嗚呼父

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

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惟周

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忠殷頑民遷于

維慎殷頑民愁其叛亂故徙維於維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於維民遷

教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

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道有

之事我天子用安邑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天道有上下交

升降政繇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接之義政教有

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養之俗有不善惟公懋德

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言公勉

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行德能

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嘉績多于先生予

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

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義我小子為

孫施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

之哉言非周家所為不敢枉公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為惡立其善言當識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異其居里

風揚其善聲嘗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申畫郊圻慎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相勸

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

海安監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師安則四

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嘗故貴尚之若異於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先王君子所不好我聞曰世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祿之家鮮克繇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時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



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陵逸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

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此殷衆士君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驕淫

服美于人德義服節過制美於其名以僭上驕淫

矜誇將繇惡終雖收放心開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於其所能

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資富能訓

從周制心未壓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

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繇古訓于何其訓

以富資而能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王曰

義是乃大訓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訓乎

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惟周公克

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脩立頌民以滿

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頌民以滿

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三后協心同底

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

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

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

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

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

長受其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

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子孫訓其成

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

式惟又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人之為政無曰不能無曰人少

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不足治也

惟在慎其政敬順文武

事無敢輕之敬順文武

於前人之政成業以美

所以勉卑公成業以美

申伯以賢入為宣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
 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
 度特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崧高詩云壘壘申伯王
 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也壘壘勉也謝周之南國也纘繼于往式法也
 漢邳都景帝初為中郎將時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
 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帝拜都為濟南守
 灌夫為代相武帝初即位以淮陽天下郊勁兵處謂郊
 洩交輻輳而故徙夫為淮陽太守
 兵又勁疆
 汲黯為右內史坐小法免官隱於田園會改鑄五銖
 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武帝以為淮陽太守黯伏謝

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
 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嘗有
 狗馬之心思報効今病力力謂甚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
 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邪
 吾今召君矣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顧謂思念也吾
 徒得君重徒但也重威重也卧而治之

龔遂為昌邑郎中令昌邑王廢髡為城旦宣帝即位
 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
 帝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帝以為渤海太守
 韓延壽為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

難治國家嘗為選良二千石

尹賞為長安令江湖中多盜賊乃以賞為江夏太守

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

張敞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帝心

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後為膠東相時潁川太守王

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不稱罷歸於是制詔以

敞守京兆尹後坐事亡命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

敞功勅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拜冀州刺史

蕭望之宣帝時為少府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

餘才任宰相

任堪也

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

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移病書言病一

日以病而移居

帝聞之使侍中成都侯安上諭意曰所用皆

更治民以考功

更猶言歷也

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

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所聞謂聞其短失

望之即視事

王尊為槐里令兼行美陽令事元帝行幸雍過虢尊

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後為中太僕

坐事左遷高陵令以病免會山南羣盜數百人為吏

人害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王鳳獨選賢京兆尹

乃可於是鳳薦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

盜賊清

難治國家嘗為選良二千石

尹賞為長安令江湖中多盜賊乃以賞為江夏太守

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

張敞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帝心

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後為膠東相時潁川太守王

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不稱罷歸於是制詔以

敞守京兆尹後坐事亡命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

敞功勅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拜冀州刺史

蕭望之宣帝時為少府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

餘才任宰相

任堪也

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

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移病謂移書言病一

日以病而移居

帝聞之使侍中成都侯安上諭意曰所用皆

更治民以考功

更猶言歷也

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

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所聞謂聞其短失

望之即視事

王尊為槐里令兼行美陽令事元帝行幸雍過虢尊

供張如法而辨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後為中太僕

坐事左遷高陵令以病免會山南羣盜數百人為吏

人害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王鳳獨選賢京兆尹

乃可於是鳳薦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

盜賊清

王章為司隸較尉會京兆尹王尊免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

孫寶為諫議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後為丞相司直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成帝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彭容哀帝時為漁陽太守有名於邊容貌食飲絕眾是時單于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士故容徙為雲中太守

後漢郭伋為漁陽太守建武九年潁川盜賊羣起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異京師并蒙福也十一年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為并州牧

董宣建武中為懷令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樊曄為軹長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

臧宮為輔威將軍建武十一年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光武以蜀地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

祭彤為襄賁令賁音肥在今沂州臨沂縣建武十七年匈奴鮮卑

及赤山烏桓連和疆盛數入塞殺畧吏人朝廷以為
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
以彤為能拜遼東太守

衣安為陰平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明帝永平
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考覆明年三府舉安
能理劇拜楚郡太守

主堂為穀城令治有名迹 穀城縣在今齊州東阿 安帝永初中

西羗寇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
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

盧植為博士靈帝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

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

朱雋為太僕光和中賊帥嘗山人張燕寇河內逼近
京師於是出雋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

張綱為侍御史時廣陵賊張嬰殺太守據郡梁冀乃
用綱為廣陵太守綱至乃陳示禍福嬰等開門出降

綱乃撫納離叛使各得安居部內肅清帝嘉之賜錢
十萬

賈琮為京兆尹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
補太守自稱柱天將軍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

舉琮為交阯刺史及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

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精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

周紆為博平令以威名遷齊相

黃昌為宛令政尚嚴猛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

陽球辟司徒劉寵府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

王允為侍御史中平初黃巾賊起選拜豫州刺史糜竺曹公表為嬴郡太守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

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

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

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

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傳車參駕施赤帷裳

魏何夔後漢建安中為長廣太守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

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

蔣濟楚國人太祖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李子為臣吳宜有君

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杜畿為西平太守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帝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

賈逵為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

晉鄭袤魏末為散騎嘗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

曰賢叔大匠垂名稱於陽平魏郡百姓大蒙惠化且

盧子家

盧毓

王子雍

王肅

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

屬

滕脩仕吳為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廣州部典督郭馬等為亂孫皓以脩宿有威惠為領表所服以為使持節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

阮种自中書郎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武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

朕何憂乎

馬隆初爲武威太守大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
興復以隆爲西平太守

諸葛恢爲元帝鎮東從事中郎承制調爲會稽太守
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
在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離當
恢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
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
帝深納焉

劉弘爲荊州刺史平張昌時荆部守宰多缺弘請補

選帝從之弘乃叙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
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
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聞蔽所能
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
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也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立朝補零陵太
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
宛長史陶侃參軍蒯嘗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姦
凶侃嘗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
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爲善

之速福也若不超拔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
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嘗
爲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汴鄉令虞潭忠
誠烈正首唱義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
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緝不移
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真張昌以爲尚書
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
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疆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
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真爲信陵令
皆功行相參循名較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

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
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
婿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
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
安得十女婿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
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

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旣破杜弢遣參軍王貢
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

境便爲盜所破

伯仁周顓字時
爲荊州刺史

不知郗得刺史貢對

曰鄱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

為使持節寧遠軍將軍南蠻較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千沱口

尹奉為零陵太守時王堅代父遜為寧州刺史南夷較尉陶侃懼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未表奉為寧州徵堅還京

桓伊為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

吳隱之為左衛將軍有廉節時以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雖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

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

宋胡藩初參高祖相國軍事屬盧循餘黨與蘇溪賊大相聚結故以藩為始興相

褚淡之初為高祖車騎長史高祖受禪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為會稽太守

何尚之元嘉中為太子中庶子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為丹陽尹文帝不許乃以尚之為尹南齊張冲為廬陵王北中郎司馬未拜豐城公遙昌

爲豫州明帝慮寇難未已徙冲爲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

梁夏侯夔普通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顯達請降高祖勅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顯達夔亦自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陳毆陽顛仕梁爲東衡州刺史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曰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請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爲誰帝曰毆陽顛公有經濟之才乃授武州刺史王勵字公齊仕梁爲侍中高祖爲丞相以勵兼長史

吳中遭亂民多乏絕乃以勵監吳興郡及蕭勃平後又以勵舊在嶺表早有政績乃授使持節都督廣等二十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持節都督並如故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二勵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

吳明徹爲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文帝謂明徹曰吳興郡帝卿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陸繕爲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連結因據本郡朝廷以繕爲貞威將軍新安太守後魏張烈孝文時爲太子步兵校尉齊東昏將陳顯

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帝詔侍臣各舉所知時有申薦者帝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讚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

辛紹先爲神部令獻文帝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國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爲下邳太守加寧朔將軍爲政不苟激察舉其大綱而已

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

遂越長史勅行州事

薛曇尚爲徐州殺陽戌主行南陽平郡事毋憂去職孝明正光中詔以陽平隣接梁地綏捍須人仰尚書舉才而遣左僕射蕭寶寅舉曇尚應選馳驛之郡

裴慶孫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聚黨作逆慶孫擊之大潰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克徒轉盛慶孫又討之至陽城朝廷以此被山帶河衿要之所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

淳于誕孝昌中爲巴州刺史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

梁州刺史

北齊高翼渤海人豪俠有風神爲州里所宗敬魏孝
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卽家拜
渤海太守至郡未幾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山
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加鎮東將軍
司馬子如初從神武爲大行臺郎中元顥入維人情
離阻以子如曾守鄴城頗有恩信乃令行相州事
源文宗爲涇州刺史入遷散騎嘗侍屬秦州刺史宗
嵩卒朝廷以州在邊垂以文宗往涇州頗著聲績
除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

王則爲征南將軍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則鎮
栢崖戍文襄以別有武用徵爲徐州刺史

後周泉企魏孝武時爲東雍州刺史齊神武專政孝
武有西顧之心欲安企以山南之事乃除雒州刺史
當州都督未幾孝武西遷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
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不
敢進梁魏興與雒州接壤表請內屬詔企爲行臺尚
書以鎮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蒞東雍爲吏民所
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

令狐整爲司憲中大夫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

附文帝以固為豐州刺史固蒞職既久猶習梁法凡
 所施為多虧政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令整權
 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畧整廣布威恩傾身撫綏數月
 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為湖州
 申徽為都官尚書時瓜州刺史成慶為成人張保所
 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啟請刺史以徽信洽西
 土拜假節瓜州刺史

王羆為右將軍與別將裴衍破梁將曹義宗于荊州
 時諸方鬪沸所在洞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
 羆為荊州刺史

郭彥為中部中大夫鎮豫州武定中純州刺史樊含
 卒其地既東接陳境俗兼蠻左初喪主境內騷然朝
 議以彥威信著於東南便令鎮撫彥至吏民畏而愛
 之

李遠為大丞相府司馬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祖
 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授河東郡
 守

楊雄為洵州刺史蠻帥文子榮竊據荊州之汶陽郡
 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
 潘招等討平之即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為刺史

權景宣爲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
王思政經畧應接旣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
以景宣爲豫州刺史鎮樂口

韋世康爲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隋文帝爲相國
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
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

隋公孫景茂初仕後周爲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
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徵拜汝南郡太守

和洪初仕周爲儀同時龍州蠻聚衆爲亂刺史獨孤
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爲刺史後爲折衝

中大夫高祖爲丞相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
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

樊叔畧開皇初爲汴州刺史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
廷以叔畧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

柳儉開皇初爲廣漢太守有能名時高祖勵精思政
妙簡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
衛玄拜魏郡太守高祖謂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
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里非遠宜數往來
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

侯莫陳穎爲邢州刺史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

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後為嘗山太守時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為南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

令狐熙為滄州刺史高祖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奸俠以熙為汴州刺史

高勵為上開府時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勵有威名拜洮州刺史

長孫平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稱善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郭絢大業中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

丘和為天水郡守大業末以海南僻遠吏多侵漁百姓咸怨數為亂逆於是選淳良太守撫之黃門侍郎裴矩言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寬而不擾帝從之追和為交趾太守

唐武士護武德末判六尚書事揚州有人告趙郡王孝恭有變追入京屬吏高祖令士護馳驛簡較揚州

都督府長史

陳政初爲宇文化及太嘗卿亡歸長安授內史舍人
時漢川多盜賊高祖曰吾前欲授卿梁州總管論者
以爲大擾吾度梁漢之任非卿不可政曰臣歸國日
淺未繇報効蜀漢旣清無可展力今山東尚擾化及
未平願得執鞭行陣少答萬一高祖曰漢川作牧山
東振旅並爲卿任遂授以梁州兼令安撫

蕭瑀爲中書令時州置七職務取才望兼善者爲之
時太宗臨雍州牧以瑀爲州都督

高士廉爲光祿大夫太宗以蜀王恪爲益州大都督

幼未之藩以士廉有重望才足鎮靜方面拜左光祿
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楊恭仁貞觀五年遷雒州都督太宗謂曰雒陽要重
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

韋嗣立爲鳳閣侍郎則天長安中納言李嶠夏官尚
書唐休景等奏曰臣等並以凡才謬膺大任不能使
兵革止息倉府殷盈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濫濁
使陛下臨朝軫念屢以爲言夙夜慙惶不知啟處伏
思當今要務莫若富國安人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
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出除

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
風俗不澄寔繇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
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務在憂
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則天曰卿等處鸞臺鳳閣誰
爲此行嗣立對曰臣以庸愚膠膺擢參掌機密非
所克堪承乏外臺庶當盡節儻垂採錄臣願此行上
令書名共探著者則去旣而嗣立探得之於是命嗣
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簡較刺
史其後以政績可稱者惟嘗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
史司馬鎰二人後玄宗時謙光爲太子賓客元行冲

爲散騎嘗侍開元三年詔曰周命召奭相宅建邦漢
命蕭何留臺作鎮眷言斯土任在其人太子賓客昭
文館學士薛謙光右散騎嘗侍元行冲等國之耆儒
朝之碩彥舉直錯枉清心不可容非殫見洽聞白首
以之從學履歷時久精明日新必能慎固邦畿保釐
都邑佇成居守之務宜叶往俞之委謙光宜充東都
留守行冲爲副

王丘開元十二年以黃門侍郎爲懷州刺史崔沔以
中書侍郎爲魏州刺史王易從以吏部侍郎爲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韓休以禮部侍郎爲虢州刺史張景

昇以大理少卿爲滑州刺史王昱以京兆少尹爲嘗
州刺史制曰昔臯繇與禹言乃曰在知人在安民此
皆念在邦本光于帝載乾乾夕惕無志厥旨而長吏
不稱蒼生靡寧深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
故自朝廷之始王丘等行爲時宗才稱人秀寔有懿
德著于衣冠加之善政布在臺閣咸以脩身之府載
深經國之圖朕所明知躬自推擇是有煩卿之寄用
彰恤下之心俾牧人宣條無媿於明哲而變風致理
可輯於遺黎爾其克沃朕心式欽往命因勅宰臣曰
朕欲妙擇牧宰以崇風化亦欲重其資望以勵衣冠

自今以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
先求曾任縣令者

源光裕開元十三年以大理卿爲鄭州刺史楊承令
以尚書左承爲汾州刺史許景先以吏部侍郎爲虢
州刺史寇泚以兵部侍郎爲宋州刺史鄭溫琦以禮
部侍郎爲邠州刺史李昇以宗正卿爲邢州刺史袁
仁敬以大理少卿爲杭州刺史崔志廉以鴻臚少卿
爲襄州刺史蔣挺以國子司業爲湖州刺史裴觀以
左威衛將軍爲滄州刺史崔誠以左司禦率府副率
爲遂州刺史初帝謂宰臣曰刺史之任必在得人卿

郎於諸司中選有寔望長官奏來朕自選擇乃有茲授

蘇震爲太嘗卿是歲東都耆老表乞行幸帝重違其心乃選耆舊勳賢爲之牧守遂以震爲河南尹兼御史中丞仍充東都畿內觀察使

李峴天寶末爲京兆尹著聲績楊國忠惡其不附已出爲長沙太守肅宗至德初朝廷務收才傑以清寇難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師拜禮部尚書守京兆尹復兼御史大夫

李泌天寶末爲澧州刺史詔曰今荆南都會粵在澧

陽俾人歸厚惟賢是牧以泌文可以化成風俗政可以全活憚婺爰命頒條期乎共理無薄淮陽之守勉思渤海之功其見重如此

嗣曹王臯爲處州別駕行州事人便之徵至京師久之未得召見因上書言理道拜衡州刺史

李暉爲戶部尚書肅宗以兵興之故軫慮遠人乃拜暉都統江淮節度觀察使

敬括爲大理卿志尚簡淡代宗大曆初叛臣周智光復反詔選循良爲近輔以括爲同州刺史

李紆建中末爲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領三輔乃

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張建封貞元初爲壽州刺史會高承宗父子獨孤萃相次爲徐州刺史人浸貧困不能自存又以咽喉要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至是以建封爲徐州刺史

吳湊爲右金吾大將軍貞元十四年京兆尹韓臯貶撫州員外司馬特召湊對於延英面授京兆尹令便視事尚未有制

裴佶遷諫議大夫會黔中觀察使韋士文慘酷馭下爲夷獠所逐俾佶代之酋渠自化

李栖筠爲浙西觀察使先是土豪方清乘歲凶歛誘聚餓隸於黠歛間其衆數萬以殘害生人據守山險州郡不能制副元帥李光弼奉朝命徵諸侯兵以討之賊平獨有平盧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許果恃兵精功多逼留於上元不發有窺覷要害之意朝廷以瘡痍之後重興干戈乃以栖筠爲浙西以鎮之

趙昌貞元七年爲處州刺史屬安南都護爲夷獠所逐遂拜安南都護夷人率化十餘年因屋壞傷脛懇疏乞還以簡較兵部郎中裴泰代焉拜國子祭酒及泰爲首領逐出德宗召昌問狀昌時年七十二而精

健如少年者德宗竒之復命爲都護南人相賀
李鄴初爲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
多剽竊復選爲京兆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孔戣爲國子祭酒初廣州崔詠卒宰臣奏擬皆不可
帝因謂裴度嘗有諫進海蚶淡菜者詞甚忠正卿可
求此人度出以訪人或有言戣諫者度卽日以聞乃
命爲廣州刺史

辛秘爲河南尹是時以再討王承宗以潞州壓賊境
凋費尤甚朝議以兵革之後思能完復者乃命秘爲
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盧士玫爲京兆少尹穆宗長慶初奉憲宗園寢刑簡
事集時論推其有才擢拜大尹

陳楚爲義武軍節度長慶二年七月爲東都留守居
守之任故事或用舊德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
保釐之重蓋浚郊有事地逼封圻遂用勲臣俾專守
禦且非舊制尋亦改焉

令狐楚鎮鄆州時北門大旱文宗意憂軫以楚理鄆
有績擢爲北都留守兼太原尹楚久在并州練其風
俗因人利之故封內晏然

丁公著爲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文宗以浙西災

疫詢求良帥命公著簡較戶部尚書為浙西觀察使
田牟開成中為隴州刺史會鹽州刺史王宰好以法
臨黨項羗人不安以牟寬厚故命易之

後唐劉遂清字得一初仕梁為保鑾軍使歷內諸司
使明宗即位加簡較尚書右僕射委以西都監守踰
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跡除遂清為易州刺史俾
過其寇衝既至郡大有禦侮之畧境內賴焉王都平
加簡較司空遷棣州刺史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褒寵第一

夫懋功賞善有國之令典也蓋夫長人之寄共治為
重實勸能之所先非庶尹之可擬中葉而下循吏繼
踵乃有勤脩厥職克揚善政彈擊豪橫完補凋瘵捍
患屏寇務稽敦本式遏夷貊詳明獄犴清白以自守

傾竭而奉上苛慝不作繕治以時遺愛在民藹然垂
裕而君人者莫不優異其爵秩便蕃其賜予或明詔
申獎或延見勞問乃至崇進禮命嚴設圖像周旋宴
喜臨視歎息抑情從事起家延賞恩流闔境昭示溥
率逮乎既沒尚增追悼贈之禮名數有加躬臨以
發哀節惠以著美方續所載咸可徵焉

漢王訢守右扶風武帝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
館馳道脩治供張辨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
餘年

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

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

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謂勸勉招懷百姓也治有異等之

効異於常等其賜成爵閔內侯秩中二千石

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

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州太守秩比二千石居

官霸在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雀數

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

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

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

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

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

杜延年爲北地太守治郡不進宣帝以璽書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帝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

王尊任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請以身填金堤水稍却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堤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屨

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蕭育爲右扶風太守會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哀帝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

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

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

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

雋不疑爲青州刺史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摧

為京兆尹賜錢百萬

陳立為牂牁太守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

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

第十爵也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

斤

後漢任延為會稽郡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

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

子留雜陽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光武引見并召皇太子

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

鄧晨為汝南太守光武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

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萬復遣歸郡

衛颯為桂陽太守視事十年郡內清理建武二十五

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勅以

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

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

杜詩為南陽太守視事七年政化大行會病卒司隸

較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

喪郡邸賻絹千疋

宣秉字巨公為司隸較尉秉性節約嘗服布被蔬食

瓦器光武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云陽宣巨公卽賜布帛帳幃什物

羊續爲南陽太守徵爲太嘗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

樊曄爲天水太守卒官永平中明帝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以爲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

祭彤爲遼東太守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明帝旣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

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

郭賀字喬卿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遷河南尹在官三年卒詔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秦彭爲潁川太守章帝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宋均爲河內太守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章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

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張酺以尚書授皇太子及章帝卽位擢酺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異蒙留恩託備冗官郡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與城臨民益所以報効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裝錢三十萬其亟之官

陳球爲零陵太守會州兵朱盖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球率衆城守遂斬朱盖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

李進爲武陵太守澠中蠻舉種反叛進討破之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

鄭純爲永昌郡西部都尉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上珍頌德美功天下喜之卽以爲永昌太

守

陸康爲廬江太守獻帝卽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

魏呂虔漢末領泰山太守時濟南黃巾徐和尊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擒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路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穎耿弇建策於

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

杜畿爲河東太守平虜將軍劉勲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旣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太祖西征至蒲陂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又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

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文帝卽王位賜爵閑內侯徵爲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

賈逵爲議郎叅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逵後爲豫州刺史兵曹從事受前刺史賈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從不如法者皆舉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閑內侯

梁習以別部司馬爲并州刺史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逵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閑內侯文帝踐阼復爲并州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

蘇則試守金城太守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旣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嘉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旣答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剥死喪流亡或竄戎

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凋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羗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爲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則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帝以其功加則護羗較尉賜爵關內侯

王思領豫州刺史思與薛悌郗嘉俱從微起官位畧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關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郗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

游楚爲隴西太守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楚堅守亮退以功封列侯明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

鄭渾爲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并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

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

晉魯芝初仕魏為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

羅憲初仕蜀為巴東太守劉禪歸順加陵江將軍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劔

向雄泰始中為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

王宏為汲郡太守泰始五年十月詔以司隸較尉石鑒所上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

傅詢為平州刺史咸寧二年與前廣平太守孟桓以清白有聞詢賜帛二百疋桓百疋

劉霄為京兆太守梁柳為陽平太守大康十年以有政績各賜穀千斛

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乃舍
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

諸葛恢爲會稽內史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
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
化成况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
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
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
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
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恢秩中二千石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清操逾厲元興初詔曰夫家行
薦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
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
九族菲已潔素儉愈魚殮處可欲之地而長能不改
其操饗惟錯之需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
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宋毛脩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四州事戍維陽
脩治城壘高祖旣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
直二十萬

徐豁爲始興太守元嘉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

郡縣各言損益豁因表陳三事文帝嘉之下詔曰始
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脩理惠澤沾被
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極郵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
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賞以旌清績可賜絹三百疋
穀千斛後以爲廣州刺史未拜卒帝又下詔豁廉清
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朕
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疋以營葬事

王歆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珣子弘貴顯歆之懼爲
所陷出爲吳興太守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
與歆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歆之在郡

嘗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
文帝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爲良守加秩中二千石
沈懷文父宣爲新安太守及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
厚奉終禮畢余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
之賜奴婢六人

陸徽爲益州刺史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
詔曰徽勵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已無倦褒
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爲傷恨可贈輔國將
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
劉秀爲雍州刺史卒孝武以其蒞官清潔家無餘財

賜錢三十萬布三百疋

南齊張岱吳郡人建元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
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勅岱曰大邦任重
乃未欲迴換但摠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
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

劉懷慰爲齊郡太守不受請謂民有餉其新米一斛
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著
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
部妻子在郡賜米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
書曰膠東潤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傅琰再爲山陰令縣內稱爲神明武帝永明三年徙
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軍事五年卒琰
喪西還有詔出臨

蕭子顯爲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詔曰仁威將軍吳
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至喪
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安

丘仲孚爲豫章內史頃之卒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孚
重試大邦責以後効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
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

何遠爲武康令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遷新興

內史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蒞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卽還仍爲仁威長史

陳劉師知祖奚之仕齊爲淮南太守有能政武帝手詔頻褒賞之

袁樞爲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賜絹布五十疋錢十萬令葬訖停宅視郡事葬服闋復本職

蕭濟爲揚州長史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於

經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於此遷祠部尚書加給事中

後魏司馬準晉汝南王亮之後也明元時歸魏爲廣寧太守悅近來遠清儉有稱太武嘉之賜布六百疋陸馥爲相州刺史徵爲散騎嘗侍民乞留馥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馥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疋奴婢十口

源賀爲冀州刺史賀鞠獄以情徭役簡省時考殿最賀治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

鹿生爲濟南太守有治稱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

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

薛拔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延興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平陽太守許含等以治民著稱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令還州

任城王雲爲徐州刺史性善撫綏得徐方人心以蓋太妃憂去官爲百姓所追戀餘錢貨一無所受獻文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疋羊千口出爲冀州刺史乃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良安鎮都大將軍雍州刺

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豪強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疋

武昌王鑒爲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書遵孝文之旨不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孝文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

韋珍孝文時爲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驂騮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石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

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裴仲規爲咸陽王禧司州主簿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離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孝文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畿郡望重卿旣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勲書王府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裴卿必副此言

韋崇爲南潁川太守郡中大治孝文聞而嘉賞賜帛二百疋

呂羅漢爲秦益二州刺史孝文詔羅漢曰赤水羗民遠居邊土非卿善政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奉貢朕嘉乃誠便勅領納其馬付都牧口以賜卿

楊椿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孝文自雒何豫幸其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千疋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孝文自鍾離趣鄴至礮礪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千五百疋

楊懿爲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疋

李祥爲淮陽太守勸課農桑百姓安業宣武嘉之賜

以衣馬

李平爲司徒左長史行相州事宣武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

路邕陽平清淵人宣武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蒞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勸可賜飛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知聞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

于維振爲營州刺史以治有能名進號安東將軍公孫邃爲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跡可紀下詔褒述加鎮東將軍領東夷較尉

崔振字延根爲高陽內史兼領尚書左丞後改定職令振本資准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昇除太子庶子

李恩穆爲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徵拜光祿大夫孝明初除平北將軍中山太守未拜遷安北將軍營州刺史卒於位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

李韶爲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

冠當時孝明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大將軍賜
劔珮貂蟬各一具驕驢馬一匹并衣服寢具後爲定
州刺史正光末卒於官賻帛七百疋贈侍中持節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諡曰文恭
崔光伯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蒲依例奏代孝明
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
榮侍養兄弟忠孝宜用甄錄可更申一年以勵風化
崔亮爲雍州刺史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竝號稱
職三輔服其德政孝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
楊藻爲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疋

裴他爲荊州刺史有異政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
軍

羊敦爲廣平太守雅性清儉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
千斛絹一百疋

北齊李密爲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
威信聞於境神武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

李會爲高陽內史神武東巡郡國瀛州城西駐馬久
立使使慰之曰孤在晉陽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
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已

李稚廉爲濟州長史神武行經冀州令總河北六州

文籍商較戶口增損神武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
文簿指引取備事緒非一雅廉每應立成常先期會
莫不雅合深旨為諸州准的神武顧謂司馬子如曰
觀雅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
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竝謝罪雅
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祖還
并以其事告文襄喜而語人曰吾足知人矣

唐邕出為趙州刺史武成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
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
至秋間當即追卿

許惇為陽平太守治為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
闕詔頒天下

册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牧守部 二

褒寵第二

後周李孝穆西魏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有能名考績為最文帝賜書美之

裴俠為河北郡守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朝

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帝乃厚賜俠車馬衣服號為獨立使君

李遠為河東郡守敦獎風俗勸課農桑禁遏奸非兼脩守禦之備曾未期月百姓懷之太祖嘉焉降書勞問徵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尉遲綱為陝州刺史太祖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二十萬增邑四百戶

隋梁彥光開皇初為岐州刺史高祖臨幸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聲聞於天下三載之

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旌善政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

樊叔畧開皇初為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帝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

趙軌開皇中為齊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郟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

公孫景茂開皇中為息州刺史高祖幸雒陽景茂謁

見時年七十七帝命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帝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賜物三百段下詔曰景茂脩身潔已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較獨爲稱首宜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

楊達爲鄆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高祖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

趙賢通爲冀州刺史高祖幸雒陽賢通來朝帝勞之

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善政深副朕懷

令狐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游食決滯獄令行禁止稱爲良政高祖嘉之因其來朝賜帛三百段

房恭懿開皇中爲澤州司馬遷德州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高祖甚異之復賜帛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卽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教也帝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

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
新豐令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案牘實
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
海州刺史

慕容三藏爲廓州刺史百姓愛悅高祖聞其能屢有
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醍醐奉獻齎物百段
樊子蓋開皇中爲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
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
所遣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卽位徵還京
師轉梁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

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
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
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
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
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
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爲先撫
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
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
能人思奉職各表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
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其年

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焚削木皮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予蓋謝曰臣豈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繇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道德齊禮實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詢治績罕遵法度多陷刑網而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以德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自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疋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

陳曰臣自南裔卽適西垂嘗爲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違限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鑿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

柳儉仁壽中爲沔州刺史坐事免職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

一百段而遣之清節愈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
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
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
絢穎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絢肅
各一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
美之

崔彭爲左領軍大將軍從幸雒陽彭督後軍時漢王
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
領慈州事煬帝以其清賜絹五百疋

王仁恭大業中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煬帝呼
上殿勞勉之賜雜絲六百段良馬二匹

唐陳君賓貞觀初爲鄧州刺色州邑喪亂以後百姓
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
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官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
盡人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
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
寐思之心焉若疢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
孜唯以安養爲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
已自慙德薄恐貧乏黎庶不免饑餒傾竭倉廩普加
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僚盡心營救

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鄂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竝識朕懷逐糧人戶到相安養廻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賣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或以遞相拯贍不虞凶年二則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敦慈仁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戶口官人支配得所竝令考司錄爲功最養戶百姓不輕財帛已勅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爲太府少卿

李大亮爲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太宗賜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伸重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敘致旣明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也

鮮于紹爲隆州刺史高宗儀鳳中爲同州刺史仍賜絹二百疋賞清廉也

李君球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跡高宗頻降書勞勉

姚璿神功初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

暴疇屢有發摘奸無所容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
夫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竒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
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
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能寒無改終始
不逾迺眷蜀中曠俗殷雜久缺良守弊於浸漁政以
賄成人無厝足是用命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
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
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
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宣布琅琊
之化當以益州爲法

房穎叔爲相州刺史大曆中以善政聞璽書褒美
王方義爲廣州都督南海珍物秋毫不犯境內清肅
則天手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旣美
化遠聞實堪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
以彰善政也

敬暉爲雒州長史則天幸長安令暉兼知神都副留
守事在職以幹理聞璽書勞勉

韋承慶歷豫虢二州刺史頗著聲績制書褒美
畢構爲益州長史先天元年以政聲召至玄宗賜衣
一襲帛五十疋

成大琬爲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太上皇命有司頒賞諸州朝集使有善政者遂以大琬爲陝州刺史陸餘慶魏州刺史單思遠宋州刺史劉知柔澤州刺史岑翺等各賜物一百段

盧從愿開元四年爲蔡州刺史爲政嚴簡按察使奏課爲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疋

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詔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白金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

紛如緣其中款平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自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故茲巡省不憚初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遍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珠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閑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畷令遞相教誘功旣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桂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辨功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特加金紫

光祿大夫賜帛三百疋

張嘉貞開元十七年為定州刺史將行玄宗自賦詩詔百僚於上東門外餞之到州一年以疾上表乞就東都鑿瘵及至都目瞑無所見帝令鑿人田休祐馳傳瘵之

盧奐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審其能政於其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

奐懷慎之子也

韋虛心為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七年詔贈

揚州大都督喪事官給恩甚優厚

崔圓以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玄宗幸蜀郡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圓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中深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備什物及乘輿至殿宇床帳咸如宿設帝甚嗟賞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劍南節度使如故帝親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後為汾州刺史以理行稱拜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崔灌為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

年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代宗寶應二年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仍賜兩季俸祿兼侍御史以灌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

楊承仙大曆初爲懷州刺史自天下兵興懷州當四戰之地邑野荒廢人無全家承仙到官苦心精力以慈愛理之同其苦甘流人自占歲盈數萬奏課第一及終朝廷優重贈太子少府

張延賞爲河南尹勤身率下政尚簡約數年間流庸歸附詔書褒美

張鎰爲亳州刺史大曆十二年以爲壽州刺史特加五階褒善政也

薛珏大曆中歷楚硤陳三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分命使臣黜陟官吏使淮南李承以珏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山南趙贊以珏硤州之廉清使河南盧翰以珏之肅物皆以陟狀聞加中散大夫賜紫

劉贊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拮拾於藜林之間爲猛獸將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爲異跡加金紫之服

李栖筠爲嘗州刺史時草賊帥張度因荒饑聚徒於

陽羨西山其地接宣城逼之則烏散磎谷綏之則公
行寇掠累歲爲四境之患莫能剪除柘筠旣至部設
權畧不踰時而覆其巢穴度子六七人一朝伏辜繇
是郡界無大吠之驚遂脩俎豆之儀習鄉飲之禮而
人知敬讓理行尤異就加銀青光祿大夫賜一子官
官吏耆老等請立碑頌德焉

馮炫爲潤州刺史建中初黜陟使柳載以清白聞徵
拜右庶子

李佐爲商州刺史德宗貞元二年以能政特賜金紫
韋滌爲涇陽令貞元二年以滌起復饒州刺史滌理

涇陽有政績故擢焉俄以疾終賜越州都督賜絹百
疋遣中使吊之

吳濬爲京兆尹貞元中以能政加簡較兵部尚書

李位爲房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位有善政加簡較
兵部郎中

鄭賈爲金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賈有能政加簡較
司勳郎中

魏懿文爲邵州刺史貞元十三年以懿文有善政加
簡較司門郎中

羅珣爲廬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珣有政能加朝散

大夫賜紫金魚袋

王礎為黔中都團練觀察使貞元十五年六月卒廢朝一日贈陝州大都督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三百石故事都團練觀察使卒未有廢朝者自礎始焉

李惠登為隨州刺史貞元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惠登在隨州二十年田疇闢戶口增

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其州為上尋加簡較國子祭酒及卒故加追贈焉孟簡憲宗元和中為嘗州刺史始到郡開漕古孟瀆長四十一里得沃壤四千餘頃觀察使舉其課故就

賜金紫

范傳正為歙湖蘇等州刺史以政事修理開元和中擢為宣歙觀察使

李愬元和中為坊晉二州刺史以理特異詔加金紫王為為婺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善政聞賜服金紫鄭膺甫為懷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理績有聞賜紫李文悅為鹽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冬吐蕃眾黨項圍州攻城欲陷悅防拒凡二十七日乃退十五年六月加金紫光祿大夫

趙榮國為宥州刺史敬宗寶曆元年加簡較右散騎

嘗侍寵脩城池之功也

裴誼爲晉州刺史文宗太和三年以誼理行尤異賜

金紫

劉源爲銀州刺史太和七年就加簡較國子祭酒旌

營田積粟之功也

裴及爲曹州刺史開成二年賜金紫旌異政也

馬植爲安南都護長於吏術開成中詔諭南蠻諸首

領總發忠言願納賦稅及奏廢珠池復生珠加簡較

左散騎嘗侍

梁趙昶唐末爲陳州節度使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留

心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昭宗嘉之命撰德政碑

以旌厥功

夜唐孫岳天成初爲潁州刺史潁久不治賦斂煩碎

民不聊生岳至州召屬邑長吏里閭胥史親問疾苦

除正條賦率職務外其餘苛賦名目一切罷之潁人

狀上聞明宗加岳簡較太保獎能政也

趙在禮天成初爲天雄軍節度使度支奏大名府管

內今年夏苗頃畝比去年出六千八百頃宜降詔獎

飾從之

周知裕歷房絳淄三州刺史宿衛團練使老於軍旅

勤於稼穡凡爲郡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遷安州留後

樂勳天成中爲果州團練使奏南充等五縣除舊管戶帳外招得四千二百五十八戶稅錢七千五百九十八貫勅旨宜加光祿大夫封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獎能政也

晉華溫琪爲隸州刺史以州城每年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地朝廷許焉作畢賜立紀功碑仍加簡較尚書左僕射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白奉進爲唐州刺史治郡踰年甚有聲政高祖卽位徵赴闕超加簡較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

孫彥韜爲密州刺史彥韜出於軍旅植性和厚理綿谿以首爲竹使甚著綏懷之譽及卒故有賞典旌焉安叔干爲滄州節度奏囹圄空詔曰安叔干折獄惟良化民有術治彼無訟使之知禁鳴抱息於砥路茂草生於園土求之古人何以臻此三載考績不忘明允之能五刑有服無違中正之道以斯爲政良可嘉焉

王周爲涇州節度奏前任弊事共二十六條已指揮停廢勅曰王周佐國賢臣殿邦良帥戰伐之功顯著

葺綬之政尤彰肱者殄寇崑山摠戎涇水安邊靜塞
 克施撫馭之方察俗觀風盡去煩苛之弊備陳條件
 足驗公清一方既洽於詠歌百姓頓期於蘇息王周
 宜賜詔獎飾兼頒下諸道仍付所司周於勲臣中最
 為清慎累為劇郡皆有聲績屬張彥澤虐政之後民
 不堪命因寢其無名科徭以章上聞故有詔褒之
 漢劉審交隱帝嗣位用為汝州防禦使汝為近輔號
 為難治審交盡去煩弊無擾於民百姓歌之乾祐三
 年卒郡人聚哭於柩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
 皆有舊章汝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有政能殊異惠及

蒸黎生有令名沒留遺愛褒賢獎善豈限彝章可特
 贈太尉

册府元龜

收守部

卷之六十一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甌寧縣事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四

公正

夫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晁錯有言曰方直之士奉法令不容私若夫執德不回謹身率下無黨於物直道而行故政平而訟理令行而禁止也漢制郡守課最者或入為公

卿宣帝曰使百姓無歎息愁恨之聲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故有奉公不阿守法見憚抑強扶弱而志在無私以一警百而威克厥愛是以賞罰信而權寵莫能干政令行而豪右不能犯所以人從其化而吏不敢欺也詩曰剛亦不吐又曰好是正直其斯之謂歟漢董仲舒為江都相後為膠西王相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邑子同邑人之子也屬之欲功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

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張敞宣帝時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

何武為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

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屬委也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皆無所決武使從

事廉得其罪廉案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

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聚為羣盜而吏

得也為部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

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

聖未嘗不造門謝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厚

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

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

眾等具謂酒食之具也酒酣見其兄子今出見曰此子揚州

長史言揚州部內畏史也材能駑下未嘗省見省視也言不為武所識狀也

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

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

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眾強之不得已召

見賜卮酒對賜一卮之酒也歲中廬江太守舉之綬得武之力助也

其守法見憚如此

後漢張酺為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較尉奏

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

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狼藉取是曹子一

人足以警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

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讐會有贖罪令猛

乃得出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為侍御史轉司隸較尉

韓演為河內太守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因

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

應順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

不敢犯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
賂遺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繇是顯名
陳寵爲廣漢太守時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
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
南張郴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
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

李恂爲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
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
所奏免

王堂爲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嘗侍江京等
竝請屬於堂堂不爲用揚吏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
豈可爲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卽日遣家屬歸閉閣上
病果有誣奏堂者會京等誅堂以守正見稱

左雄順帝時爲冀州刺史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嘗閉
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恩

延篤爲京兆尹時皇太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
將軍梁冀遣客齋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
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
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
旨欲求其事篤以疾免歸教授家巷

楊秉桓帝延熹中爲河南尹先是中嘗侍單超弟正爲濟陰太守以贓罪爲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及捕得方囚繫雒陽正慮秉當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釁繇單正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縱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爲國害乞檻車徵正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繇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論作左較

馮緄爲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桓帝不納

蓋勳爲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嘗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其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侍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及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

史弼爲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嘗侍候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棰數百府丞掾史千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

楊彪爲京兆尹時黃門令王甫使門生王翹於郡界辜摧官財物七十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較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李燮爲河南尹時旣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燮上書陳諫辭義深切靈帝乃止劉陶爲京兆尹到職當修宮錢直千萬陶旣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靈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

陳蕃爲樂安太守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

趙謙爲司隸較尉車師王侍子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謙故不加罪

魏楊阜爲武都太守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趨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網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禁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

崔林爲幽州刺史時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前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賤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此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亂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鮑勛文帝爲太子勛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沃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任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

密勅中尉奏免勛官

司馬芝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內官欲以事
 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
 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間神捕
 下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雒陽獄
 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雖報前制書
 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奸刑辭語始定黃
 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
 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宿息救切繇事不早竟
 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嘗科輒送縣考竟擅行刑戮伏

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
 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
 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
 卿間直道而行

孟康為弘農太守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
 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

顏裴為京兆尹太守清已仰奉而已明帝青龍中司
 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裴
 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士候便於裴前杖一百
 時長安典農與裴共坐以為裴宜謝乃私推築裴不

肯謝良久乃曰裴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
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裴謝
是吏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
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陳泰爲并州刺史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
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
晉張敷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
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敷收濬從事列
上繇此召敷還帝責敷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敷曰
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

樂廣爲河南尹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
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較尉蒲奮勅河南
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卽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
琰說賈謚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
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謚
然其言廣故得不坐

苟晞字道將爲撫軍將軍兖州刺史有從母依之奉
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官私人
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
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反服哭之流涕曰殺

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仗法如此
劉弘爲荊州刺史都督荆交廣諸軍事命弘得選用
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衙門將皮初有勲江
漢弘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
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涉爲襄陽弘曰夫統
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
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姻親
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勲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
公當

王彪之爲會稽內史桓溫下鎮姑熟威勢震主四方
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
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
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

宋王韜之字長明爲南兖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
逆資費錢韜之曰此朝廷物執不與

顧覲之吳郡人爲本郡太守其子綽私財甚豐鄉里
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
綽曰我嘗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
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
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

顛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時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顛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顛之曰辛毗有云不事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

劉秀之爲梁州刺史遷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經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携賓僚竝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苟賄自資秀之爲治整肅以身律下遠近安悅焉後爲丹陽尹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

從用

陸子貞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狄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貞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又當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貞不許義康聞而善之

顧憲之爲隋王長史行南豫南兗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不色動遵法制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即頗縱橫憲之至郡卽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

不與相聞文度深恨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即竟陵王長史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成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卽命無禁

南齊虞愿初仕宋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

梁楊公則爲湘州刺史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

呂僧珍南兖州人爲本州刺史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旣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嘗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爾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都廨鄉人或勸徙廨以益其私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

蕭琛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爲項王甚有靈驗遂於廳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移神還廟處之

不疑

後魏楊津爲定州刺史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繇鉅鹿人趙畧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畧舉家逃走津乃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一州愧服遠近稱之

李憲爲趙郡太守時趙修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已下畏之累跡唯憲之不爲之屈時人高之北齊彭城王浹爲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浹未勘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詣閤諮陳浹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爲言脩等慙悚而退

李繪爲高陽內史時河間守崔謏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庸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是時文襄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旣不果咸謂繇此書

獨孤永業爲雒州刺史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

蘇瓊爲南清河太守瓊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嘗得郡縣爲

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
研雖爲債數來無繇啓口其子弟問其故研曰每見
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繇得論地上事瓊初任清
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
房延祐爲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
善刺史惡裴云安知得民譽者非至公答言若爾黃
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勅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
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
後周閻慶爲寧州刺史時晉公護執政護母慶之姑
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附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

韋總爲京兆尹武帝嘗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
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
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旨便見未炤丹赤豈可久忝
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
戲之耳

隋田式馮翊人也初仕周爲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
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

周搖初仕周爲晉州總管時高祖爲定州總管文獻
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晉州搖主禮甚薄旣而白
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效

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尋拜豫州總管

梁毗爲治書侍御史遷雍州贊治毗旣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錄是出爲西寧州刺史

梁毗字子謀開皇中爲殿中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良吏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俱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所言戲耳卿之奉法

素之望也毗在華州時晉王在楊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帝聞而嘉之賚絹百疋

敬肅爲潁川郡丞時右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途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

唐張鎮州同安人也武德中爲舒州都督舒州卽其本邑也鎮州乃多市酒殺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宴散髮箕踞敦疇昔之歡十日贈以錢帛

既而垂泣謂親賓曰此者張鎮州與故人爲歡今日已後舒州都督治百姓爾居民禮隔不得交遊因與之訣自是親戚有犯法一無所縱州境因茲肅然蘇良嗣爲京師留守司農寺將市賣菓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與下人爭利也遂止其事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爾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

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邪且兇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勢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

魏元忠簡較雒陽長史號爲清嚴時奉宸張易之威震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託元忠笞殺之

蘇瓌則天時爲歙州刺史來俊臣坐事貶州參軍天下懼其殘酷朝中近臣不復入用或致書託瓌瓌叱

責使者棄書不發謂曰吾爲州牧高卑有禮安能虧法令以待小人乎俊臣未到追還意甚恨之累遷汴州刺史司倉參軍韋溫犯賊瓌繩而杖之及溫外戚用事義其公直不敢中傷中宗神龍中瓌爲京師留守鄭普思以術至祕書監妖言惑衆聚黨岐隴之間將爲亂瓌收而按之其妻第五氏長於宮中昵附椒掖頗有制命特令放免瓌固執不奉制及駕還京中宗屢欲宥之瓌抗議不迴中宗以問中書令魏元忠對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遂流普思於嶺外

張柬之爲襄州刺史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置法無所縱捨

宋璟爲黃門侍郎簡較貝州刺史時河北頗遭水潦百姓饑饉時梁王武三思恃寵執權有私封在貝州專政徵其賦璟拒而不與

源乾曜玄宗時爲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帝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三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當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矣吾自當之不須

懼也遂入自請失旨之罪帝一切不問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懾而能引過在已也尹京三年政令如一蘇頲開元中知益州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破庫物不新鮮不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

韓林爲虢州刺史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金爲近州嘗被支稅藁以納閑廐休奏請均配徐州中書令張說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卽當移向他郡是刺史欲爲私惠耳乃下符不許休復將執奏僚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爲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爲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人于今稱之

呂諲肅宗上元初爲荊州節度使時申泰之爲李輔國所親以左道熒惑擢爲諫議大夫於郡道州界置軍誘引諸人納其金帛賞之以緋紫用囊中勅書賜衣以示之人用聽信軍人例衣朱紫剽掠村洞吏不敢制已積年矣潭州刺史龐承鼎忿之因泰之入奏至長沙繫之首賊鉅萬及左道文記一時搜獲快使奏李輔國黨之爲之言於帝迨泰之赴闕泰之見帝

具言承鼎謀陷有詔加承鼎誣罔之罪令荆南按之
謹令判官監察御史嚴郢抗疏直其事上不納郢流
建州論者重謹之公謹至江陵剛斷決事皆類此也
士庶翕然重之承鼎竟雪秦之後流死於邊州

李勉爲梁州刺史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
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
故乃爲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以牧宰爲人父
毋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卽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
遂獲宥而竟爲執政所非追入爲大理少卿謁見面
陳王晬無罪政事脩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卽

日除太嘗少卿後爲京兆尹先是宦官魚朝恩爲觀
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吾前尹黎
幹寫心佞事動必求媚每其將至監則盛具數百人
之饌傾府吏以辦之及勉蒞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
莫至先置者請於勉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
太學軍容宜厚其主禮勉官忝京尹軍容若至府庭
豈敢不飾蔬饌朝恩竊聞而銜之因不復至太學勉
亦受替

呂希倩德宗初爲夏州刺史時朔方節度使崔寧與
宰相楊炎有隙炎令希倩伺寧過希倩與寧同力招

撫黨項歸降者甚多炎惡之因奏希倩無綏邊材召歸朝以爲神武將軍

鄭珣瑜爲河南尹珣瑜旣入境官吏以逼德宗降誕日慮珣瑜到卽後於事乃送所獻馬齋印於路以往例告珣瑜曰未上官不可遽有進獻及旣上卽失時矣遂不獻

張萬福爲泗州刺史時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揚州以爲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曰爲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

李充爲京兆尹德宗下制百司及府縣有於禁門內諸司追召人鞠聞者宜先奏聞於是充奏府縣庶務訊鞠繁細若悉以聞奏旣黷天聽且失罪人其賊盜奸犯樗蒲鬪毆誘人妻妾債人財物及相言告者請仍舊追鞠從之

吳湊德宗時爲京兆尹于時宮禁諸司中官亂於坊市強賒買物謂之宮市人情無聊奏累上奏其弊又言故事宮市是府縣嘗務近年已來中官始自市買今請每有所要但勅下府縣令供送若亂入坊市取物恐小人因緣爲奸真偽難辨不然特置宮市所令

中官謹厚者主之中人不便其事帝亦不納又奏請
減省掌閑曠騎及所供飛龍內園芙蓉園并禁軍諸
司雜供事力資課并繁冗弊事帝多從之又文敬太
子義章公主相次薨沒皆帝深所愛葬送之禮頗極
奢侈徵召車牛載土築墳妨百姓農務奏累奏其弊
所親信及屬吏勸諭以奏事煩煩干黷聖旨奏曰人
主雖甚愛念太子公主然本意最欲憂恤百姓今諫
奏雖頻庶幾無過若因循不言上儻知侵擾百姓而
長吏不訴必貽罪責湊前後諫奏雖不甚行然深蒙
有識者稱美

裴胄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李兼罷南昌軍千餘
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胄至奏其本末罷之

張仲方爲荊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爲中人所奪仲方
三疏奏聞竟理其寃

田庭玠爲相州刺史屬薛萼之亂田承嗣蠶食薛嵩
所部庭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迴避而改節

李遜爲池濠二州刺史觀察使旨外徵役遜皆不從
後爲越州刺史遜爲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強爲已
任故所至輒理

韋貫之憲宗時爲湖南觀察使時攻兩河留兵國用

不足鹽鐵副使程昇使諸道督課財賦昇所至州郡皆諷令括拾進獻貫之謂兩稅外不忍橫賦加人所獻未足異意遂率屬部內六州留錢以繼焉因是罷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孔戣為廣州刺史先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南人為奴婢戣不受託至郡禁絕賣人口又准詔禱南海神舊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

柳公綽元和十四年為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三十匹衣黃衣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乘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宣傳行李將絕伏望聖慈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流人數錄是不告勞以言直為北司所惡後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馬害圍人斬之賓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圍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王質文宗時為宣州刺史清廉方雅為政有聲雖權臣待之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譏

崔從爲淮南節度使權揚州舊有貨麴之利資產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算每歲收緡錢以益公用從至悉除之舊制官吏祿俸有布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以虛估請之

韓飲爲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簿尉三百員繇吏部而補者什一他皆廉使量其才而補之飲旣至桂州吏以嘗爲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飲戒之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有過者必繩以法缺者當候稽諸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會春秋使內官至求賄於郵吏而

豪家因厚其資以求邑宰飲悉諾之使去坐以撓法各笞其背自是豪猾斂跡皆得清廉吏以蘇活其人後唐崔沂梁末爲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爲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沂至府客將目以副留守合有庭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遍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煩

晉相里金後唐同光初自羽林都虞候爲沂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遣蒞州邑之職皆優其給贍使

分掌家事而已其後累典大都督皆有聲績

九
公正

先
五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五

仁惠

易曰體仁足以長人書曰安民則惠用仁惠而親百姓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繇漢以來循吏間作至於勤宣德讓專行寬厚哀此鰥寡賑其乏絕形惻隱之心術務平反於刑典掩覆道骸保全生物天厲之所及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二十一

加之營邱民賦之不登代其輸送雖復犯矯詔之義
冒晝一之法亦無憚焉自非安仁而知義果行而邁
德以博濟為已任者亦惡能及是哉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

郵行書合如今

之驛館鄉官以贍鰥寡貧窮者許丞老病聾督郵欲

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

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

龔遂為渤海太守盜賊悉平民安上樂業遂乃開倉

廩假貧民假請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

薛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冬夏至之日不賊曹掾張

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宜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

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

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殺請隣里一笑相

樂一笑謂為歡笑爾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

劉德為宗正寬厚好施生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

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反罪人使從輕也

嚴詡為潁川太守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

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

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

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

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爾
後漢崔篆爲王莽建新太尹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
敞諫篆乃彊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
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
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
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
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
一太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王望爲青州刺史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
見饑者裸行食草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
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明帝以望
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異時公卿皆以爲望之
專命法有嘗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
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

袁安爲任城令永光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
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
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誣
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
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
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

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黃香為魏郡太守郡有內外園田嘗與人分種收穀
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
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
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
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貸荒民獲全

張酺為東郡太守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按之以為
令長受贓猶不至死盜徒皆饑寒傭保何足窮其法
乎

任延為會稽都尉掾史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
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

馬稜為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

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雒縣名古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

每陰雨嘗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
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
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於歎即勅縣盡收斂葬之
自是哭聲遂絕

蓋勳為漢陽長史領太守事時人饑相漁食勳調穀

廩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眾存活者千餘人

譚顯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

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

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譴責也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

棄民也須待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

帝璽書嘉之繇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

盜

戴封為中山相時諸縣囚囚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

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起期日皆無遺者詔書美焉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以黃巾既平乃

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焉臣

若等曰歌其牧守具謠頌聞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謂相鉤連也郡國所奏

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

州郡切急也却退也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

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

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

分境水土異壤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

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

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

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孔融爲北海相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木而殯葬之

周昕爲竹陽太守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魏陳矯爲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

杜畿爲河東太守徵爲尚書初畿在郡祇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司馬芝爲河南尹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

吳滕喬爲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

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
養濬乃嚴其科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
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

周處爲楚內史簡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
鄧攸爲吳郡太守郡中大饑攸表賑貸未報乃輒開
倉救之臺遣散騎嘗侍桓彝虞黻慰勞饑人觀聽善
不乃劾攸以擅出谷俄而有詔原之

李矩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
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群賊東下所在多虜掠矩
遣部將擊破之盡得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
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
時遣之

祖逖爲豫州刺史收葬枯骨爲之祭醮

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
其卓爲梁州刺史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
無二價州境所有漁池先嘗責稅卓不利其利皆給
貧民西土稱爲惠政

虞潭爲吳郡太守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二塗
地潭乃表出倉米賑救之

王渾爲徐州刺史年荒歲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

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民饑默輒開倉賑給自上待罪朝廷嘉默憂國恤人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孔沮爲吳興內史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

陶回爲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買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惟獨東土穀價偏貴使相鬻買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繇是一境獲全旣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卹二郡

賴之

王蒼爲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米作餽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

王蘊爲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饑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賑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

宋臨川王義慶爲荊州刺史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

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爲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

杜慧慶爲交州刺史歲荒人饑輒以私祿賑之

南齊戴僧靜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邊荒之情

豫章王嶷爲荆湘二州刺史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

口錢優評解一百

竟陵王子良爲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

虞愿爲晉平太守郡舊有蝥虵膽可爲藥有餉愿虵

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牀下復送

四十里外山中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送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崔元祖爲東海太守時青州刺史張仲啓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北境隣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

梁王國珍仕齊爲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齊高帝手勅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

顧憲之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筮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爲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

始興中武王憺爲荊州刺史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又州大水江溢堤壞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神俄而水退堤立郢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浪遂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其州民皆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木失田與糧種並賑賜之

蕭暎爲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嘗載粟帛遊於境內有遇貧者卽以賑焉

任昉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俸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

鄱陽忠烈王恢爲郢州刺史義興初郢城內疾疫死

者甚多不及載殞及厥下車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部境內治

安成康王秀爲南徐州刺史州自崔慧景亂累被兵革戶民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多又爲江州刺史時盛夏水暴至外司請依舊僦渡收其錢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又爲荊州刺史時值水暴長頗損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管五百餘人百姓甚悅又爲郢州刺史先是夏口嘗爲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

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退每冬月嘗作繻袴以賜凍者

陳慶之爲司豫都督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

王志爲丹陽尹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歛葬旣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

張允爲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舊莫不欣悅

蕭景爲兖州刺史會年荒計口賑卹又饋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

明山賓為青冀二州刺史太中正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贍民後刺史簡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耕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王瞻為晉陵太守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

張稷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

陳宗元饒為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

後魏武昌王平原為齊州刺史歲頻不登齊民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民命北州戊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疑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孝文覽而加歎

任城王澄為定州刺史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賴貧口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境內遭水二麥不收上奏請貸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請東充給之並如所奏民得安堵

韋珍爲郢州刺史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
驛騮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
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
獨當遂以所賜悉分之

樊子鵠爲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
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
以此獲安

李元護爲齊州刺史值州內饑儉民人困弊志存隱
卹表請賑貸蠲其役賦

城陽王徽爲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
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
曰昔汲長孺郡守爾尚輒開倉救民災弊况我國家
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
孝明嘉之加安北將軍

裴佗爲趙郡太守所得俸祿分卹貧民

裴宣爲司州別駕上言曰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
及軍罷兵還之後道所有骸無人覆藏者悉命郡戍
巡邏簡行埋掩并付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
使皆招魂攝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
免其兵役朝廷從之

薛真度爲豫州刺史會大饑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饑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濟之臣輒日出州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陳郡儲粟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聞

郭祚爲青州刺史值歲不稔闔境饑饉矜傷愛下多所賑卹雖斷决掩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於今思之

裴慶孫爲邵郡太守在郡之日值歲饑凶四方遊客嘗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

路邕爲魏郡太守蒞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

閻慶胤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胤歲嘗以家粟千石賑卹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按慶裔自蒞此郡惠政有聞又以已粟卹贍饑饉乃有子東魏郡大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符記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卽理謂合同賞封叨爲瀛州刺史時乘寇亂之後百姓困乏四表求

賑卹百姓賴之

武昌悼王鑒爲徐州刺史屬徐充大水民多饑饉鑒表加賑卹民賴以濟

楊逸爲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米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竝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一萬詔聽五萬逸旣出粟之後其老少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餽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

北齊李元忠仕魏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至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耳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蘇瓊爲南清河太守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其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累府君瓊曰余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簡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那六年人庶懷之

徐遠督楚州諸軍事遠為治募寬和有恩惠至東楚其年冬邑郭大火城民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

崔謙為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田多沃壤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為政何如對曰府君恩惠古者所無與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給是田皮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日既稱恩化何須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

牧守部有謹頌緣此二事語意相二今亦兩收

後周賀蘭祥為荊州刺史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塚露暴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為政邪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

雨是歲大有年

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

蕭撝為上州刺史為政仁恕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二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撝曰昔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用竝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

隋乞伏慧封西河公為潭桂二州總管曾見人以策

捕魚者出網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塞

公孫景茂爲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疫疾者景茂撒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以全活者以千數高祖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後爲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能自存者

郭衍爲瀘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家衍親備船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後始聞奏高祖大善之

辛公義開皇中爲峽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公義迎置廳事與之醫療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闔境之內呼爲慈母

張須陁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散失又屬歲饑穀米湧貴須陁開倉賑給官屬咸曰侍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患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煬帝知之而不責也

唐王方翼爲肅州刺史屬蝗儉諸州平人死於道路

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爲立碑頌

李裕天寶中爲義陽郡守上言所部遭損戶一萬八百三戶請給兩月糧充種子許之

嗣曹王臯肅宗時爲温州長史攝行州事時歲儉臯擅發倉賑州人而上聞詔書嘉之

寶思仁爲華州刺史奏乏絕戶請以永豐倉米賑給之

張延賞大曆中鎮揚州屬歲旱歎人有下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恨彼也具舟楫而盡

遣之俾吏修其廬室已而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

蕭復建中初爲同州刺史時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贖貧人爲有司所劾詔下削

階受代親友唁之復恬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責

馬燧爲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

于頓貞元中爲湖州刺史境土偏狹其送終者往往不掩其棺槨頓收葬朽骨凡千餘所

袁滋貞元末爲華州刺史以寬易清簡爲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名其居曰義合里人甚愛

之專以慈惠爲本有過犯者皆縱而不理擒盜輒捨或以物賞之

陽城貞元末爲道州刺史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嘗配鄉戶貢其男號爲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爲賤又憫其編氓歲有離異之苦乃抗疏論免之自是停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韓愈元和末爲袁州刺史州所賦男女隸於人者愈悉計庸值而償出之

高承簡爲邢州刺史觀察使責時賦急承簡代數百戶出其租

羅讓爲福建觀察使甚著仁惠有以奴遺讓者讓訪其所自曰日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爲官所鬻其母者惟老母爾讓慘然焚其丹書以歸其母

崔俊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貨易不出境隣部災荒不相恤俊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糶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貨流通

令狐楚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屬連歲旱儉人至相食樂其惠化而無流亡者

王起太和中爲河中節度觀察等使遇歲旱乃令定價計口出粟以濟民

狄兼暮爲鄭州刺史屬歲荒百姓阻饑以嘗平義倉粟二萬二百石逐便賑給訖事上聞

張仲方太和末爲京兆尹時將相以甘露事從累者皆大戮仲方密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

盧均開元初爲廣州節度使管内多流竄者子孫貧困未歸均以俸俾營大事者數百家婚嫁孤弱賜惠困窮

梁王敬茂唐末爲潁州刺史乾寧四年冬龐師古敗於青口敗軍逃歸者甚衆路出於潁時雨雪連旬軍士凍餒敬茂自淮燎薪相屬於道郡中設糜糗餅餌以待之全活者甚衆

後唐袁象先初仕梁爲天平軍兩使畱後時鄆境再饑戶民流散象先卽開倉賑恤蒙賴者甚衆

晉高漢筠爲亳州刺史有逃死百姓虛係稅錢二百緡計司累訴不蠲歲使隣伍代納漢筠在任三年以已俸輸之其惠卹多如此類

楊彥詢爲華州節度使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道蹙相望彥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
安彥威爲西州畱守屬連歲蝗旱河雒之間民多逐

食彥威多方撫諭未嘗繩之以法不忍去者亦大半
焉至有殍者必遣人收其遺骸掩之以蘆蔭復有冥
錢酒食奠而瘞之聞者美之

趙瑩爲晉昌軍節度使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
蝗一斗給祿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之

張筠初仕後唐爲永平節度使性好施每出值貧民
於路則給以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之外未嘗聚飲
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爲佛子後權
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咸用前政上下安之
漢王周爲冀州刺史性寬恕不忤物情州城西橋敗

覆民阻車周日橋梁不飾刺史之過也乃還其所沉
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周石仁贇爲義州刺史言貧戶殘稅無可輸者臣以
俸代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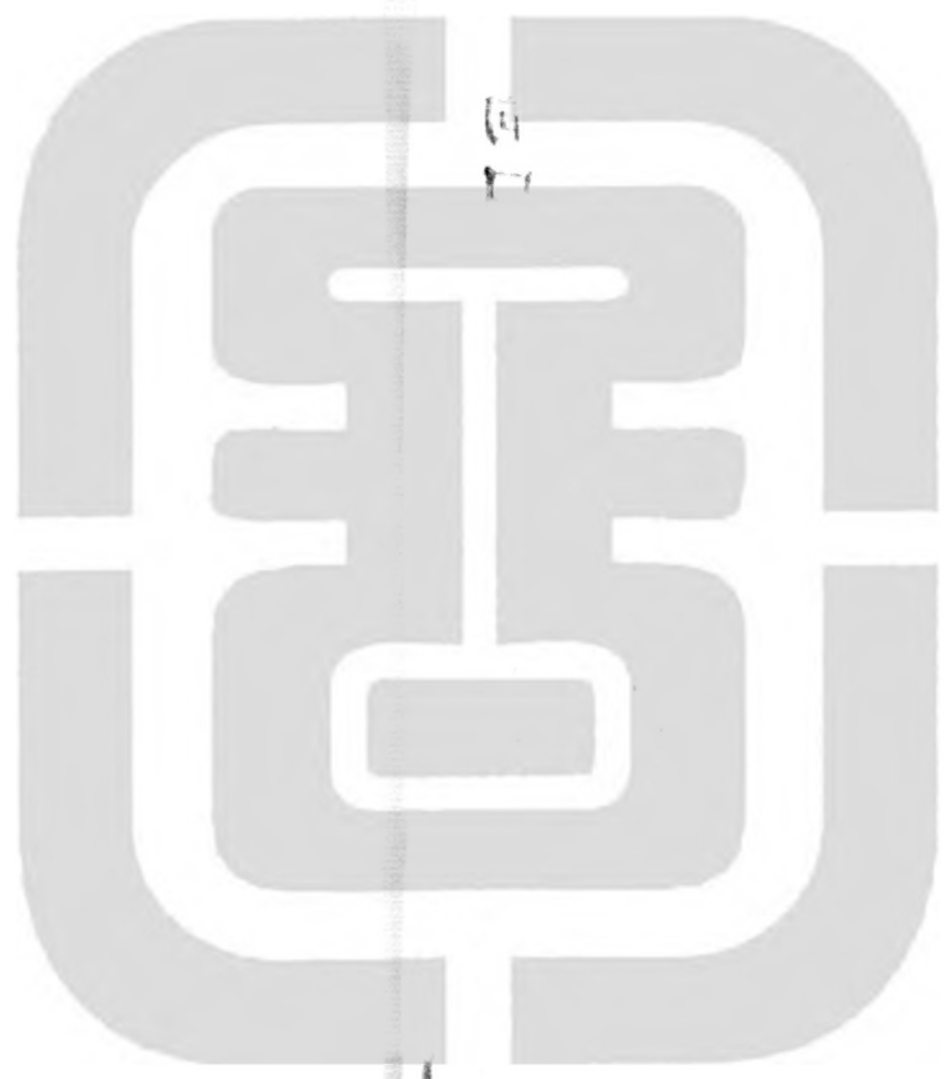
安審琦爲兗州節度使言四縣逃戶租稅臣自以粟
帛代納詔褒之

張昭瑀爲博州刺史上言民饑欲賑貸詔從之

册府元龜
仁惠

卷之六十七

册府元龜



册